



【巴金在济南】

## 喝醉在大华饭店

□高军

闲来阅读1984年油印的90多页的《济南饮食行业志》，这是一本很宝贵的重要资料。里面在介绍解放初(1949.8-1956.1)饭店时，列举济南大型饭店5家，依次是大华饭店、聚丰德饭庄、聚宾园饭庄、燕喜堂饭庄和汇泉楼饭庄。看到“大华饭店”这几个字，我的大脑中灵光一闪，想起巴金1951年7月的日记中好似提到过在这里吃饭的事儿。于是立即查阅，果然在7月28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六时半在大华晚餐，文联做东”。

巴金参加并担任副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山东、皖北、苏北分团)是1951年7月25日从上海启程，26日到达济南的。

巴金是著名作家，当时又担任着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文学界的朋友听说他来了都很高兴，27日上午先是臧云远来拜访，和他说了半天话。臧云远是蓬莱人，1932年参加中国作家左翼联盟，是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诗人，有诗集《炉边》《云远诗草》等，曾与臧克家并称“山东二臧”。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华东大学教授、艺术系主任，1950年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后正式并入山东大学，臧云远任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臧云远与巴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好朋友，这次在济南见面殊为不易，两人谈兴都很浓，互问了对方的情况，共同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接着王统照又来拜访，王统照字剑三，1921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50年4月王统照当选为山东省文联主席。作为山东文联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巴金来了，王统照马上就过来拜访。王统照年长于巴金，又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写有长篇小说《山雨》等有很大影响的作品，巴金对他很尊敬。王统照过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和巴金商量，想以山东省文联名义，宴请访问团里文艺界朋友。他俩经过商量，决定翌日落实这件事，因为第二天事情较少一些。

7月26日上午，访问团召开团委扩大会议，到中午12点才结束。午饭后，巴金去洗了一个澡，换一下衣服。下午4点，刘知侠、陶钝、臧云远过来，约访问团中文艺界朋友去游览大明湖。

刘知侠当时担任济南市文联主任和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长、秘书长、党组成员。那时刚创作出版了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铺草》，这篇作品就是以革命老区为背景写军民关系的，他来陪同巴金一行也是题

中应有之义。陶钝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省曲艺协会、省文联担任领导工作，也曾任文联副主席。这次根据省里的安排，陶钝还要陪同访问团到沂蒙老区去，将和巴金他们一起启程上路。

巴金一行来到大明湖，只见水质清冽，天光云影沉入水中，游鱼好似在云彩中穿行。大家对大明湖景点随意指点着，说酈道元《水经注》中对大明湖的记载，说唐时段成式《酉阳杂俎》里面叫它莲子湖，说曾巩的诗“十顷西湖照眼明”能证明这里宋代叫西湖，说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称为大明湖。巴金问刘鹗《老残游记》中写的明湖居在哪个位置，作陪的山东主人赶忙指着大明湖南岸、鹊华桥以西那个地方，告诉他是在那一带。有人还不自觉地又吟咏起“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来。上海的客人还用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来称颂山东人才荟萃，这既是明说历下亭的楹联，同时也暗暗赞扬了在场的山东人的文采风流。

一直游览到下午6点半，大家才一起到大华饭店就坐。大华饭店是济南解放前新建的一处饭店，当时一代名店泰丰楼歇业，泰丰楼的部分人员感到很可惜，就又在经三路纬四路开办了大华饭店，菜品仍保持原泰丰楼的特色。解放初期大华饭店在济南名望很大，桃花鲜贝、济南鳊丝、芦笋溜墨鱼、蒸大红羔鲍鱼、千层白菜汤、糖醋黄河鲤鱼等都是很有名的菜品。

大家坐下后，酒菜很快上来。在这次省文联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巴金喝的是葡萄酒，他说自己喝了四五杯，可见当时气氛是多么热烈，大家是多么开心。后来沙梅为大家唱了一段川剧，巴金尽管有些醉意，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沙梅原名郑志，这次也是和巴金一起去沂蒙山走访慰问的，他是四川广安人，代表作品有《打回东北老家去》、儿童歌曲《少年先锋队》、小提琴曲《短歌》等，晚年还完成了根据川剧《李慧娘》改编的四幕歌舞剧《送你一朵红梅花》总谱的创作。巴金回招待所后，是吐了一阵酒才睡的，他在日记中承认这天下午是喝醉了。

巴金他们这次在大华饭店的聚餐，让大华饭店留下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可惜1960年华大饭店被撤销，工作人员转去新建的五里牌坊饭店。大华饭店的身影淡出了济南市民的视野，也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遗憾。我想，当得知巴金与大华饭店的关系后，很多人会更加怀念这家饭店……

【匆匆那年】

## 今夜春暖叽叽声



【少年心事】

## 我们都是幸福的人

□王力丽

一夜春雨天气暖，四郊农事蜂蝶来。

每到开春之际，都有挑着担子的农民进城来卖小鸡。别提这个时候的孩子们有多兴奋，围在两个圆圆两层大箩筐旁边，像小鸡一样叽叽喳喳。箩筐里小鸡也叽叽叫着，小小的黑眼珠半闭半开，窸窸窣窣，我见犹怜的样子。

那时我刚上小学，精挑细选地买了六只小鸡，找个纸盒子，铺上旧报纸，拿个塑料盒，放上泡软的小米，毛茸茸的一堆“小球”就吃起来。稀罕的，摸摸这个小脑袋，戳戳那个小爪子。小孩子也像小兽似的，感觉和小动物们是同类，特别亲。

春天的风越吹越暖，小鸡们渐渐地褪去绒毛，长出小翅膀，有了可辨识的颜色和个性了。每天打开纸盒子放风，它们争先恐后抻着小翅膀往外跳。那个急吼吼地一个箭步跳出来的就叫它冠军了；一身黄色无杂毛的叫大黄；一身白的小个头叫小白；像是穿了一件五花杂陈大氅的叫芦花；有一个眼睛大大的、亮亮的，尤其是那一层漂亮的双眼皮，现在应该称呼是漂界的小鲜肉，我们叫它大眼——真是起名起得任性随意。还有一个小可怜，叫羊羔，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鸡瘟，不停地抽风、翻白眼、吐白沫，我们轮流用温热的手掌捂着它，给它保温，它那么乖地没有气力地躺着。用土法喂它绿豆和大蒜捣碎的丸子，它抗拒着也艰难着吞咽下去。连续抢救了好几天，居然救活了。我们就像救死扶伤的医生看到活过来的病人一样，高兴坏了。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下冠军、大黄和羊羔了。

现在想起那时候，孩子们的环境太宽松了，大人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都是大的带小的，要不就是同年龄段的孩子凑在一起疯玩。我们遇见事情也好，碰见问题也罢，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养鸡应负的责任。鸡们长大了，搬出家中，我们在自家的窗户台后面垒一个简易鸡窝。白天是散养，与自然万物从容生长。哪像现在都是圈养，有时候看家家户户的防盗网，也像一个一个圈养的笼子。早晨放出去就是一天，到黄昏，我们不用寻找，只要往窗户台边一站，神奇的一幕出现

□戴晓涵

很大一块牛排，放在炉子上煎至六七分熟，可香了！在我们班里，每当有同学过生日，第二天来到学校就炫耀——爸爸带我去吃牛排了！其他人难免心生羡慕，嘴边好似都在流口水。

回到家，我把学校里的情景给爸爸妈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想看看爸妈的反应。爸爸当场表态：“儿子，下周你过生日，咱也换换形式。”我激动得晚上都没睡着觉，做梦都在猜会不会吃到生日牛排？

生日那天下午，父母要带我出去，我十分开心，以为他们要去吃牛排大餐。然而并不是，他们带我去了县城的河边，说要带我逛逛。我想，逛就逛吧，也许走一会儿，他们就会想起牛排了。

河水碧绿，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波纹。我一手牵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在河边漫步。河岸上垂下来的柳叶，拂过爸爸和妈妈的头发。小河两旁是片片草地，葱葱绿绿的，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了：只看见天空飞来三只胖乎乎的——居然是鸡，掠过行人的头顶，呼啦啦呼啦啦的，那气势太壮观了。你不知道这些精灵在哪里，只听得扑棱扑棱呼扇翅膀的声音，它们齐刷刷地从不同的方位，或是马路对面的平房，或是远处密实的松树林飞过来，神气地飞到我们跟前。看得周围的人目瞪口呆，这养的是鸟还是鸡啊？我们忍不住地傲娇、自豪，比考个百分骄傲多了。大自然了不起，给了它们飞翔的神技。自此后，每到黄昏时分，尤其是小孩子们看我一出来，都跟着从家里出来，好奇地看鸡在天上飞的奇观。

三只鸡的性格完全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精彩鸡生。三个母鸡每天都有下蛋的，冠军和羊羔下完蛋咯咯叫两声或者连哼也不哼一声，好像是天经地义应该完成的任务。大黄不是，大黄是做了事情喜欢让人知道的那种，两三天憋不出一个蛋，趴在窝里，难产似的，憋得脸涨红，终于下了蛋，就满世界“咯咯咯”地喊，急促、嘹亮、高八度，不把你喊出来不罢休。有时看到大黄下的蛋上有血丝，挺心疼的，也够不容易的。

动物们的世界简单也丰富，大黄吃饭从不抢占有利地形，插着空隙啄一口；麻雀们一窝窝的飞走一批又来一批抢食，大黄从来不赶它们，它也有爱护弱者的悲悯之心吗？碰到其它鸡们挑衅，它一鸡当先冲上去，不管不顾地拼死争斗，其它鸡们看它不要命的样子，大都落荒而逃，它就得意地引颈昂首、振奋抖扬，就像鸡王一般抖着鸡冠子喔喔叫，一副我是老大别惹我的神态。别忘了它是一只母鸡呀！一只母鸡里的战斗鸡。渐渐地，它有些忘乎所以，见着碍眼的鸡，就是没惹它，它也斗志昂扬地冲刺一般追逐一番，把那些鸡赶得远远的，颇有些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感觉。

开春的时候，我的孩子到了当年我上小学的那个年纪。春天又传来了叫卖声，挑着担子的农人吆喝着“小鸡，小鸡”，女儿欢喜地围拢在两个圆圆两层大箩筐旁边，里面是叽叽叫的淡黄色小鸡，小小的黑眼珠半闭半开，窸窸窣窣着，我见犹怜的样子。刹那间，鲜亮的记忆里，那些活蹦乱跳的大黄、冠军、羊羔们都回来了。

不知不觉夕阳渐渐西下，此刻我肚子也唱“空城计”了，爸爸妈妈适时地带我坐车去吃晚餐。

正当我猜想是吃牛排还是吃大虾时，车停了。我抬头一看，原来回到了家门口。我噘着小嘴闷闷不乐地进了家。

妈妈拿起围裙进了厨房，不一会儿就闻到饭香，接着妈妈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放着大块的牛肉，汤中飘着一滴滴的香油和几片嫩绿的香菜，用筷子一拨，面条下面还藏着一个荷包蛋。也许太饿了，平日里不合胃口的面条，今日却被我吃了个精光。

“儿子，这个生日过得怎么样？改天，等你姥姥来了，我们再去吃大餐！”爸爸早就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很特别，很好！”我的脸不由得红了！

穿名牌、吃大餐是不是幸福？在我看来，幸福是有父母手牵手的陪伴，是妈妈做的一碗生日鸡蛋牛肉面。简单朴实中其实处处蕴含着幸福，只要愿意去品味，我们都是幸福的人！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